

诗苑

上风上水诗上庄 (组诗)

□张秀玲

河北省兴隆县安子岭乡上庄村,位于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这个村庄有百余户人家,六个小自然村落。但这里却走出了刘章、刘芳、刘向东、刘福君四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位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刘章出版了《映山红》、《北山恋》、《刘章乡情诗选》等40多部作品,其诗歌《寸草情》、《牧羊曲》和散文《搭石》等被选入大中小学课本。他们循着乡土文学的道路,以手中的笔描摹和赞美自己的家乡。这个小村庄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诗上庄”。

上风上水诗上庄

阳光一如既往的灿烂
天空一如既往的湛蓝
河水一如既往的清澈

伸开双手
层层的光阴跌落在掌心里
长出草木年华

祖传的故乡不会改变
这些站立起来的泥土
让炊烟有了根
让乳名有了回声

二

上风上水的诗上庄
时光要侧着身子才能路过
刘章 刘芳 刘向东 刘福君
四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字
是岁月的注解

他们散落世间的文字

带着玉米高粱的呼吸
带着田野饱满的目光
远走他乡
有的在课本里安家
有的被浪花举起
有的成为石头的胎记

不管走多远
这些文字都会排好队伍
在细雨朦胧的早晨或飘雪的黄昏
返回内心深处
为灵魂取暖

三

赵大地 草木庵 河西 花宝石 厂沟 西沟
六个小小的自然村落
依偎着一沟细水 两侧青山

弯弯曲曲的小路
把这些村落连接在一起
这边的走过来,那边的走过去
小路越走越低
低到尘埃的根部
有些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石碾子石磨
偶尔被几个调皮的孩子转动几下
搁浅的时光
发出疼痛的声音
惊醒了一座座山峰

阳光,赵大地

杏花梨花桃花槐花枣花
年年都排好了队伍
打开身体里的道路

不期而遇的风
把走进赵大地的人
拥抱成青草

天空蓝的有些发狂

像母亲亲扬的头巾
围住河流与道路

春天来的时候
只需做一件事情
摘下挂在房檐的锄头

秋天去的时候
粮食都有了满意的归宿
大地平整,风向北吹

所有的事物都很简单
比如用草木喂养炊烟
比如把身体带入泥土

风中的草木庵

我相信,这些草木
年年都在上庄的风里
救赎自己的青春

有时也会怀念一下旧时光
那曾经的花朵
以怎样的方式
占据浩浩荡荡的春天

冰雪之下
黑暗也会疼痛
甚至发出卑微的呐喊
大地疮痍
阳光背负沉重的山川
一步步走远
走不出草木庵的故乡

每一条根须
都隐藏着一条河流
等待寒风,呼啸而过

厂沟的秋天

谷穗,顺着风
列好队伍

站在厂沟的山坡

阳光从夹缝中穿过
像是温柔的手指
抚过琴键

声音轻些 再轻些
那些绒毛毛上的露珠
还没有从昨夜的梦中醒来

谷地里的那个人
也弯成了一株谷穗
他把一棵草和秋天同时拔起

二姐

二姐天不亮就起床
磨豆浆 煮玉米 烤红薯 蒸馒头
像一扇虚掩的门
渐渐打开晨光

弯着腰身
刘海儿盖住了年龄
脚步从影子里伸出来
时光匆匆
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
木柴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袅袅的炊烟抱紧故乡
天空一点点升高

二姐把一桌子的饭菜
摆在上庄的栗子树下时
忽然间就有了家的味道
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

二姐有些不好意思
她的手背上粘着一小块菜叶
我想帮她拿下来
她慌忙把手背在了身后

现在我忘记了二姐的模样
只记得那菜叶
在粗糙的手背上
打了个补丁

心语

朵朵

□苏净

朵朵,一个多么可爱又美丽的名字。她带着众人的期盼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比我的多米整整晚了八年。

在这八年里,我和朵朵妈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崇尚自由、坚决不要孩子的她拼搏、奋斗、坚忍、乐观、洒脱,充满激情;墨守成规、身为人母的我稳定、朴实、安逸、忙碌、琐碎,心静如水;她享足了生活的自在和快乐,我饱尝了日子的劳累与幸福。

她曾不止一次地指责我放不下,不够洒脱,早早给自己套上枷锁。我也不止一次地埋怨她太自私,只顾独乐,根本无法体会母爱的平凡与伟大,和那份发自内心的自豪与甜蜜。

终于,在众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在许多大龄产妇血淋淋的教训下,朵朵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也有些许的担心,担心一向自由自在的她,特立独行的她,一时间会手足无措、歇斯底里。直到上一次见面,我才被母爱的伟大所折服。

朵朵乖巧地躺在床上,胖嘟嘟的小胳膊小腿儿不断地伸展着迎合妈妈温柔的手臂,细软的发贴在娇嫩的肌肤上,亮闪闪的眼睛挂满笑意地看着妈妈,被母爱浸润的红扑扑的小脸儿真像一个半熟的蜜桃,小嘴儿不停地噘着,发出“啾”“啾”的声响,可爱极了。朵朵妈柔声细语地说:“妈妈爱朵朵,朵朵爱妈妈,妈妈爱朵朵,朵朵爱妈妈吗?”朵朵“啾”“啾”地回应着。朵朵妈浑身洋溢着柔情蜜意,自然真切,全然没有初为人母的不适与羞涩。

朵朵妈熟练地帮朵朵脱下稍稍有些湿的裤褂,露出藕一样的胖嘟嘟的小胳膊小腿儿,又极其迅速地给朵朵换上干爽的衣服,不时地亲吻在额头上、脸蛋儿上、肚瓜儿上、胳膊上、脚丫儿上……

朵朵伸出胖乎乎的两个小巴掌贪心地捧着妈妈饱满的乳房,使劲地吸着,满足恬适的小脸贴向妈妈,感觉妈妈的温度和心跳。看朵朵妈那低头的温柔,啊,我神为之驰,忍不住驻足贪看,心中涌起久违的甜蜜,不禁回忆起多米小时的一幕幕……“她们都说我变了,我变了吗?你觉得我变了吗?”朵朵妈打断了我的回忆,“没有吧!”我随口说出,还没有缓过神来,听朵朵妈接着说:“我其实根本没有做母亲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你生多米时有那种感觉吗?”“好像也没有。”我从回忆中走出来,缓了缓神说。仔细想想,在生产时那种巨大的撕裂的疼痛凌虐下,谁还有心情和力气兴奋和激动,不过也只有,也仅有作为母亲那股神奇的力量才能抚平那撕裂裂的疼痛。但是,母爱绝不是用兴奋和激动就可以形容的,她是那么伟大却又是那么平凡,它不像历史史诗那样撼人心魄,也不像风卷大海那样惊涛骇浪,它像春雨,绵绵甘甜,润物无声。

朵朵妈和我描绘着未来的蓝图,我们约定每到假期就带着孩子们去旅游,让他们看世界、长见识、学知识。朵朵妈建议我:“多米得好好练胆量!”我赞同道:“是啊,多米胆子小,是该好好练胆量,我觉得朵朵长大得像你,胆子一定大。”“不大也得给她练大了!”朵朵妈信心十足地说。

回到家里,我把多米拥入怀中,试图像婴儿那样把他抱在怀里,重温一下小幸福,可是,好大、好重,多米疑惑不解地问:“妈妈,你干嘛呀?你以为我是朵朵呀!”不经意间,我的多米长大了。

我想,朵朵妈和我的心愿是一样的,都想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方式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像小树一样正直、勇敢、向上的人。

亲历

三十多年了,似乎那么漫长,又似乎眨眼就过去了。有些事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事却久久不能忘记……

记得毕业前的一段日子,已是囊空如洗。考虑到毕业前还要有些花销,故只得向家中救援。不待时日,父母让弟弟来京,送来“一百”元钱,这些钱大约是当时母亲两个半月的工资,而我当时的津贴是每月十一元,所以说,这已经足以让我十分惊喜和感动。

没想到的是,毕业考试后,学校下达了我们的任职命令,并按二十三级正排职补发了上个月、发了当月,合计两个月的工资,加上退给的一个月伙食费,大约一百三十多元。对我来说更是惊喜中的又一个惊喜,我们所有的毕业生似乎一夜间就成了“富翁”。

离校前,我们几个同学,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我们拍下了一张终身难忘的合影。

定格在那一瞬间,我们的北京岁月。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美好,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机遇也总会激起一大片光华。只是可惜,这样的青春岁月,这样的片片光华太短暂了,有的甚至已无从记起,少了美好的回忆。但这一次合影,却让我时时忆起,使我常常感叹。人生就是这样: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时候拥有,又在不舍得的时候失去……

宴别

□李德成

记不得是谁提议,应该去吃一次北京烤鸭。北京烤鸭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名吃之一。大家觉得,我们在北京学习、生活过一段时光,不去吃一次北京烤鸭,一定会很遗憾。于是,我们一行人便兴致勃勃地乘公交车前往崇文门的便宜坊烤鸭店。来到饭店,我们原本打算在一楼就餐,但服务员告诉我们,一楼大厅已经没有空位,并建议:“你们人多,应该到二楼,二楼有雅座”。

这让我们感到很为难,二楼就餐要花多少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还未步入社会的我们因为面矮,又不好意思问得很详细。毕竟,我们还是刚毕业的学生,条件还不允许我们过于奢侈。况且那个年代的人,也极少能去饭店尽兴。我们个个面露难色,很是犹豫。还要不要吃?不吃,乘兴来了;吃,又不知是否能承受得起……大家经过简短的商议,觉得,我们刚刚发了工资,大家共同负担,应该还是付得起。便告诉服务员,我们可以到二楼就餐。服

务员定睛看了看我们,愣了愣神才引导我们上了二楼,并进了一个“单间”。

进入房间后,凉风扑面而来,外面已是炎热的夏季,房间里却十分凉爽,环顾四周,只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台白色的机器往外喷着淡淡的雾气(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空调),瞬间,我们便进入了清凉的世界。两名服务员引导我们落座并点菜。北京烤鸭是必须上的,除此之外还点了十个菜,并上了几瓶啤酒。服务员除了上菜,还负责斟酒,让我们感到新奇,可我们非但不觉得惬意,反而有些拘谨和不习惯。

席间,我们回首往昔,畅想未来。在杯盏交错中,更多的是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无限憧憬。我们时而豪情壮志,时而互诉衷肠,时而高声吟和,时而窃窃私语……我们不知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发展的潜能,更不知天高地厚,但却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期待。最后,我们共同举杯,为将来当“总参通信部长”,干杯!因为总参通信部长是

我们所学专业最大的首长,我们才有了这样的美好愿望。在这样火一样的激情碰撞中,我们发出了许多豪言壮语,特别是我坚定了放弃组织给予我的留校留京的机会,请求奔赴基层部队的信心。

现在我们都已结束了军旅生涯,回首往事,我们为有这样的青春岁月而自豪。正因为如此,我才常常这样想:一些人,一旦转身离开,就会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一些人,虽说离开了许多年,却让人感觉并未走远,仍在自己的周围,而我的军校同学,就属于后者。

餐后结账,这顿“大餐”花了一百三十多元,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人刚刚发的工资。对此我们感到很释然。当时还没有“AA”制的概念,我们用平均分摊的方式来结账,我们十个人,加上我弟弟(来京为我送钱),共是十一个人,平均每个人分摊十二元多一点。那时,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才不足一元,花十几元钱吃一顿饭,已经算是很奢侈。在那个

年代,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餐费花销,但这顿饭的意义,是难以用钱来衡量的,它使我至今难以忘怀,每每回味,时时温馨。因为想起香山路、想起陆校训练大队、想起许许多多往事、想起许许多多同学……

军校生活不仅给予了我们知识和技能,滋养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们交到很多性格各异的朋友。在紧张学习之余,收获了欢乐、友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虽然许多年过去了,真正的友情在我们的心中,藏得很深、很深……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颐和园昆明湖、香山香炉峰、植物园、圆明园遗址、洼里农场都曾有过我们的足迹,岁月无情,欢乐和感伤的回忆已是模糊,如这次我的军校宴别。在人生旅途中,虽是偶然,是不经意的情况下有过的一个美好的生活片段,似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我们只能在追忆时回味,却再也无法复得。这些年来,我也进过一些大饭店,经历过上了规模的大场面,但是再也没有寻找到那时的青春洋溢,也没有了那时的味道。多年以后,我常常感叹:那时,虽然略显寒酸,但却精神倍至;那时,虽然有些困窘,但却勇猛无畏;那时,虽然不能放纵,但却充满激情。这次宴别成了一个开端,催使我们信心满怀地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